

反映移民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

椅子湾

探秘川北风情，讲述离奇故事。

杨仕甫 著

椅子 YIZI WAN 渡

杨仕甫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椅子湾 / 杨仕甫著. —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80257-463-2

I . ①椅… II . ①杨…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7805 号

著 者: 杨仕甫

责任编辑: 赵 妍

责任校对: 徐建华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宣武区右安门内大街65号

邮政编码: 100054

电 话: 编辑部 63584556 发行部 63538621

网 址: www.edpbook.com.cn

E-mail: jjrb58@sina.com

旗舰店网址: 天猫商城经济日报出版旗舰店 <http://jjrbcb.tmall.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18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2年11月 第1版

印 次: 2012年1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7-463-2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张家院子里黑麻麻地聚着一堆人。

“哎哟妈呀！要整死人哟！”

杀猪样的尖叫，高一声低一声从人堆里传出来。

春信儿站在围观的人群后面，像一头发了情的公牛：

“龟儿吆喝个毬！还没哪个逗你，就像鸡巴叫狗给啃了样！”

话音刚落，老屋背后的山上突然传来几声“啾啾啾”的闷叫，挂在阶沿木柱子上，鬼火一样的煤油灯忽然熄灭了。

木柱青瓦的四合院立刻像掉进不见底的黑窟窿，四周也没了声响，静得连墨蚊飞过的声音都能听见。

所有人的毛发都直根直根地竖了起来。

满院子人都听出来那是猫头鹰在叫。

椅子湾人管猫头鹰叫“鬼大哥”，鬼大哥只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出来，叫声就像奶娃娃的哭声，是不祥的征兆，只要有猫头鹰叫，要么就是死了人，要么就是有人要死。

等大家回过神来重新点燃煤油灯的时候，就看见春信儿的手里已经拿着一根拇指粗的草绳，正在捆绑那个尖叫的人，一边捆，一边扯起鸭公嗓子大声问围观的众人：

“狗日的敢杀人，把龟儿子吊起来打一顿，要不要得？”

“要得！”

回答得干脆而又整齐。

立马就有人把那个嚎叫的人拖到院坝外面，在五花大绑的后背上再系上一根粗壮的麻绳，将麻绳的一头拴到院子大门外的房檐上，然后使劲一拉，那个人就被猛地吊了上去。

又是春信儿跳起脚在吼：

“吊他狗日的鸭儿凫水，要不要得？”

还是齐声回答：

“要得！”

鸭儿凫水是椅子湾祖宗传下来的一种民间刑罚，就是将吊在空中的人像荡秋千一样地拉过来推过去。人被吊着的时候，本来就非常痛苦，再一晃荡，跟上刀山下油锅也差不了多少。这样的刑罚，椅子湾人一般不会轻易使用，只有收拾他们认为最可恶的人时才被派上用场。

春信儿把那口焦黄的龅牙咬得咕咕响，使出吃奶的劲猛推着悬在空中那个人。

那个人的两只手被两股绳子分别捆着，然后呈倒八字绑在屋梁上，绳子一米左右，身子离地面也是一米左右。春信儿推一下，那人的身子就猛地晃动一下，每晃动一下，就撕心裂肺地尖叫一声。越是叫得凶，春信儿手上的劲就使得越狠。

混乱之中，有人趁机捏了一把那人的下身，这一回的惨叫，把围观的人都吓得身上起了鸡皮疙瘩。

“春信儿，你个杂种！你把老子的婆娘搞了，还来整老子！老子是贫下中农，我量你不敢把老子的毬啃了！”

吊着的那个大男人，居然像个细娃儿一样地尖声哭骂。这一下把春信儿惹得更毛了，一把捏住那人的命根根：“你喊老子啃毬，老子就啃毬，我看你有几个狗毬！”

那人边哭边叫：

“整死人了！救命哟！快来救命哟！”

没有人理睬吊着的那个人。

一些人继续摆着龙门阵，一些人发出“嗤嗤”的笑声。

住在这个院子头的张么婆四十出头，一双本来很大很圆的眼睛，眼皮却往

外翻，红得像熟透了的樱桃，人称红眼么婆。红眼么婆在椅子湾的辈份高，人又能干，一个队，百多号人，不管老的少的，惹上了她，她都敢跳起脚脚日爹倒娘。

出事的时候，红眼么婆正在吃晚饭。听见吵闹声，就端上饭碗站到人群里，一边吃饭一边看热闹，众人的行为她都看在眼里，却稳起没有开腔，现在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举起筷子，指着春信儿的鼻子骂：

“狗日一个个的！整几下就算毬了嘛，整出人命了，看你几爷子咋个收场！”

么婆嘴里的饭渣子喷得近处的人满身满脸都是，声音又尖又高，立刻将所有的嘈杂声压下去了。

众人只顾着修理吊着的人，没有在意事件的主要当事人田翠花。田翠花是吊在房檐上那个人的女人，她躲在人堆堆里悄悄地看着别人收拾自己的丈夫却不敢声张。事情就是因她而引起的。现在，看见男人被整得哭爹叫娘，也就急了，她一边哭一边向大家求情：

“求你们，不要整了！再整真的要出人命了！”

有人就说：

“他狗日的要杀你，你倒还怜惜他，简直没毬名堂！”

田翠花哭着说：

“他不是有意的，是我自己不小心，额头碰到砍刀上了。”

红眼么婆和田翠花同住一个院子，无论翠花怎样讨好她，她总是在心里看不惯这个从遥远的下路迁来的漂亮女人。见翠花站出来为自己的男人求情，就在心里骂：哪个叫你一个黄泥巴脚杆长那么漂亮？女人家长漂亮了，就是惹祸的根！惹出了祸事，还要来猫哭老鼠假慈悲，脸皮比城墙倒拐加炮台还要厚！心头这样想，气就不打一处来，“噗”地一口，唾沫就吐到了田翠花的脸上：

“母狗不发情，公狗不上身，全是你个骚婆娘惹的祸！”

骂了田翠花，又转来骂春信儿等人：

“你几个狗日的，也不是好东西！还不快把人放下来！”

晃荡的动作虽然停止了，却没有人去解绑在房檐上的绳索。

么婆就越发来了气，将手中的海碗举过头顶，像头发疯了的老虎：

“再不放人，谨防老娘砸你几个狗日的一碗！”

绳子终于被解了下来。

脚刚着地，那人就像一堆烂泥瘫在了地上，田翠花赶忙去扶，透过昏暗的煤油灯光，看见他的颈项上有几条血红的深槽，胯下的裤裆湿了一大片，一股冲鼻的尿臊味从那里散发出来。

那人却一把推开婆娘，踉踉跄跄地走向位于院子左角的家门。

围观的人早已走完了，春信儿觉得还不过瘾，一个人站在院子中间跳起脚地吼：

“还没整个名堂，就放了人，太便宜他狗日的了！你们怕个毬！又不是整的好人，整的是个杀人犯！”

吊在房檐上的那个人是姜二哥。

姜二哥是个迁移户。

姜二哥是和婆娘田翠花一起搬过来的迁移户。

田翠花出现在椅子湾的那一天，连着半个多月都没露过面的太阳，在还没有收工吃早饭的时候就从翠角山顶冒出来了，当太阳升到竹竿高的时候，这个女人出现在椅子湾的保管室门前。

最先看到女人的是老光棍春信儿。看见女人走向保管室的那一刻，他正捏着自己的家伙将一股散发着刺鼻臊味的尿柱使劲地射向路边的麦地里头，刚刚射到一半，就突然打住了，慌忙将退到膝盖、镶着白边的大裤腰提了起来，没有撒完的尿水打湿了他的麻耳子草鞋。

那个早晨，春信儿麦壳一样的小眼睛第一次鼓得像两砣牛卵蛋。

不到一袋烟的工夫，椅子湾的男男女女就都看见了那个女人。

看见那个女人的时候，一湾的男人女人都吃惊得半天没有合拢嘴巴。

眼前这样的漂亮女人，椅子湾人从前只在电影里、画片上见过。

和女人一起来的还有个男人，是个长得比春信儿略微受看点的男人。

过去难得动脑筋的椅子湾人，见到眼前的一男一女，脑袋里想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花骨朵样的女人跟了一个牛屎样的男人，水灵灵、嫩闪闪的鲜花儿是咋个插在牛屎上的呢？

一男一女就在椅子湾住了下来，从此成了长坪公社长征大队椅子湾生产队

的社员。

开社员大会的时候，队长公布了姜二哥报给队上的成分，原来也是个受过地主老财剥削的贫下中农。

椅子湾人就又动起脑筋来了：你龟儿子既然是贫下中农，咋个讨得到那么漂亮的婆娘呢？

但怀疑归怀疑，却无法否认二哥自己报的成分。两口子从遥远的地方来，没人晓得他们的底细，又无法去调查，不搞调查，就没得取消他们贫下中农成分的真凭实据。

姜二哥头发蓬松得像个鸡窝，胡子拉茬，脚上趿双半拉子布鞋，穿着总也没见换的那件蓝布中山装，补丁重了一层又一层。那个破家里头，房檐上的蜘蛛牵起线线，稍一走动，地上的灰土就冒烟烟；饭桌上、灶沿上的污垢积起寸厚，个人的穿着，家里的陈设，很是像个贫下中农。

当了椅子湾的社员，就该享受椅子湾社员的所有待遇。那时候队上经常要分些苞谷、红苕、白菜、柴禾之类的东西，往往按照人口多少称好堆放在田地里，每户人家一堆，用白纸写上户主的名字，各家各户就按照白纸上的名字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堆。

二哥两口子却认不得自己的名字，要请别人帮他们找。

不晓得二哥老家还有些啥子人，人们只晓得经常有书信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寄来。来了信，二哥就请同住一个院子的高小毕业生春信儿帮忙念。每次念完信，二哥都要请春信儿吃饭，春信儿嫌他家里邋遢，总找些借口不肯端他们的碗，二哥的老婆田翠花就会热情地挽留他，渐渐地，春信儿也就不再推辞了。

田翠花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光光鲜鲜的，和那个邋遢的男人邋遢的家庭形成巨大的反差。阴丹布的满搭襟上衣，藏青色的窄脚长裤，虽然补得东一块西一块，却洗得很干净。说话细声慢气，生怕说重了会得罪人。

春信儿就天天盼望着姜二哥的老家来信，来了信就会请他去念，去念信就能看到翠花水蛇一样的腰身，就能听到翠花比桑果子还要甜的声音。

那个晚上，天气出奇地燥热，凉风像害羞的大姑娘躲得找不到踪影，一股股滚烫的地气直往上蹿。

这样的天气最好逮黄鳝。每年夏天，姜二哥都要在晚上打起火把去逮黄鳝。椅子湾的黄鳝多得起砣砣，那一片一片的囤水田里，只要有地方在冒水泡泡，顺着泡泡摸下去，就会摸到一个深洞，在洞里就会藏着大黄鳝，运气好的时候，还能碰上三四斤重的老黄鳝，运气不好的时候，就有可能从洞里摸出条水蛇来。

往天逮黄鳝，二哥都回来得很晚。这个晚上，二哥的运气好，心情也好。逮黄鳝也要有个好心情，有了好的心情，才耐得住性子，寻找黄鳝窝子时才会把细。

很快，滑溜溜的大黄鳝就把二哥的笆篓装满了，笆篓里头装不下，就折来几根黄荆条子，将黄荆条子从黄鳝的嘴巴里头穿过去，几十条黄鳝就穿成了长长的一串。接连串满了三根黄荆条子，本来还想再逮一阵，突然感觉头疼得厉害，身上发着燥热，心里头冷得打颤颤。身子不爽快，就是地下有砣金子他也不想捡。

二哥就早早地回了家。

到家的时候，张么婆一家还在吃晚饭。

椅子湾人早上鸡叫三遍就会起床，活儿干到太阳当顶的时候才回家吃早饭，太阳偏西的时候吃午饭，天黑得看不见人影儿时收晚工，回家以后又忙着干家务活儿，等忙完家务活吃晚饭的时候就已经是夜里十点过了。这样的作息時間，二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适应。

尽管二哥的身子不舒服，还是想让翠花炖上一碗黄鳝吃个宵夜。

家里却是黑灯瞎火的。

狗日的婆娘咋不点灯呢？几个灯油钱算毬个啥子？他一边想，一边摸黑进了家门，冷不丁的，一条黑影像打慌了的兔子从家里头窜了出去，把他吓出一身冷汗。

二哥看见窜出去的是个矮矮胖胖的男人。

是哪个龟儿呢？跑到我家里头来干啥子？有人来了，翠花为啥子不点灯？二哥边想边悄悄地跟上了那个鬼魂一样的黑影，发现有人跟上去，黑影跑得越发地快。

莫非是偷东西的贼娃子？二哥突然警觉起来，就追住不放，终于从背影子

上认出了那个男人：是住在同一个院子头的春信儿！

狗日的慌里慌张地跑啥呢？两个孤男寡女的钻在家里头，又是黑灯瞎火的，会发生啥样的事情呢？二哥的脑袋瓜子轰一下就炸开了！

“春信儿，你个杂种！给老子站到！”

春信儿不但没有站住，反而窜得更快了。

如果那时候春信儿站下来，装着啥事也没有发生，给二哥打个招呼，二哥就是有怀疑，也把他没啥办法。关键的关键是春信儿没有站下来，正因为没有站下来，二哥就觉得狗日的一定是做贼心虚，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了。

情急之下，二哥跑进灶房里，顺手操起一把砍刀继续追了上去。

田翠花看见二哥手里拿了刀，就不顾一切地冲上去，紧紧地箍住他的大腿，不让他动弹。二哥使出吃奶的劲头，拼命想挣脱田翠花，两个人你拉我扯，互相谩骂，厮打成一团。

慌乱中，二哥手上的砍刀就晃到了田翠花的脸上，翠花脸上立即被划开一条寸长的口子，殷红的鲜血顺着额头扑簌簌地往下滚。

在砍刀晃到脸上的那一瞬间，翠花吓得魂魄都出了窍，以为二哥要拿刀砍她，就尖叫了一声：

“杀人了！”

听到二哥炸雷样的干嚎，又听到翠花狗咬了样的尖叫，院子里头的人就跑过来看热闹。

看热闹是椅子湾人的习惯，只要哪个地方有点风吹草动，晓得的人就会一窝蜂地跑过去，甚至某个地方出现一只死耗子，也会引来大家围观半天。

看见田翠花额头上流着血，又见二哥的手里拿着砍刀，围观的人就认定眼前发生了一件椅子湾从未发生过的严重事件：狗日的迁移户姜二娃居然在拿刀砍杀他的婆娘！

杀人的事情从前只是听人摆过龙门阵，说是民国三十五年的时候，一个外号叫吴疯子的国民党县长在长坪一带砍过人的脑壳。

吴疯子坐着滑竿从川南回川北县，路过长坪境内一个叫贾家沟的地方时，滑竿坐累了，心里头憋闷得慌，就想砍几个人脑壳解解闷，恰巧这时候他们迷路了，看见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娃娃在坡上砍柴，于是停下滑竿，要手下人去问

到川北县城的路咋个走，哪晓得那娃儿一看吴疯子坐着滑竿，就断定是个有钱人，小小年纪也像大人一样痛恨有钱的人，加上本来就不晓得到川北县城咋个走，就假装没有听到，继续砍他的柴，稳起不开腔。

这下把吴疯子给惹毛了，他马上下令，把那个娃儿五花大绑，在脖子上拴一根蓑草绳绳，像是牵一头牛样，把小家伙押到了离长坪七八里路外一个叫作金山的大集镇上，又在那里胡乱地抓了几个人，定下共匪游击队的罪名，在金山场头的石头坝坝上召开大会，准备当场处决共匪游击队，杀个猴子来给鸡看看。

先杀了几个半拉子老汉。

不晓得是吴疯子的哪根筋想转了，现在他又不打算砍那小娃儿的头了，可那娃儿看见吴疯子杀了那么多的人，想到自己反正也是个死，就不顾一切地跳起脚骂：

“龟孙子！要杀老子就不要磨磨蹭蹭的，就给老子来快些！你爷爷不碓得怕！”

吴疯子不光个头小，人也特别小气，哪里容得人当面骂他？何况骂他的又是个皮都没有长伸展的小崽崽，气得他眼睛都绿了，于是将右手向刀斧手一挥，刀斧手就举起那把亮闪闪的月牙形大刀，闭着眼睛使劲砍下去，只听得“嚓”的一声，人脑壳就滚到了地上，一直滚了丈把远才停下来，把地上的泥啃了一满嘴。

这个龙门阵，椅子湾的年轻人几乎都听老一辈人摆起过，想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刀一挥，吃饭的脑袋瓜儿就和身子分了家，年轻人就搞不懂了，狗日的刀斧手也是爹娘生养的，咋个就忍得了心，下得了手？

想不到眼前这个姓姜的迁移户，居然也想当一回刀斧手，把自己婆娘吃饭的脑袋瓜儿当西瓜来砍！

青天白日杀人，这还了得！

几个年轻人擒过姜二哥，有的按肩膀，有的按脑袋，要把眼前这个像吴疯子一样的杀人犯给抓起来。

二哥没有反抗。他也看到了田翠花额头上流着的鲜血，年轻人擒拿他的时候，他正忙着扶起田翠花，拿衣袖揩女人脸上的血，既没有心思也顾不上反抗，

就轻而易举地被春信儿和一伙年轻人吊到了房檐上。

二哥背上、肩膀上红一块，紫一块，肿得油光发亮，脸上也被划出了蚰蜒样的血口子，躺在床上三天都没有出门。

见自己的男人被折磨成这个样子，翠花也有些心疼，一日三餐，端水递饭，就格外地殷勤。

春信儿再没帮二哥两口子念过信了。

老家还是常来信，是哪个帮二哥两口子念的，椅子湾的人不晓得。

姜二哥的祖籍是潼川。

潼川到底在哪里，离椅子湾有多远，椅子湾的人都不晓得。

那一年长坪公社来了大批移民，椅子湾也分来了一户，这就是姜二哥一家，说是一家人，其实只有夫妇二人。

夫妇二人响应政府移民的号召，挑着一担箩筐，箩筐里头装着铺盖、菜刀等全部家当，从潼川县爱国公社曙光大队出发，先是走了三天的平原大坝，然后翻了十座山，下了十条沟，过了两道河，走到一处地方，两边是悬崖峭壁，中间断开一道口子，夫妇二人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好的景致，问在那里游耍的人，才晓得是天下闻名的剑门关。翻过剑门关，他们又走了两天，才来到了椅子湾。

据姜二哥说，他们一路紧走慢赶，整整走了七天七夜，饿了就啃几口出发前准备的干粮，困了就靠在箩筐边上打一阵瞌睡，光草鞋就磨烂了好几双，脚板上先是磨起火燎大泡，后来将血泡走成了死茧，才总算走到了椅子湾。

政府动员移民，爱国公社分配了一百户的指标，曙光大队分配了十户，却没有多少人愿意离开祖祖辈辈生养的故土，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安家落户。

大队就不断地召开动员大会，支部书记姜福友在大会上把新地方吹得天花乱坠，说是那里土地肥得流油，随便撒把种子都有好收成，满山的树子密得透不进去风，修房立屋，烧火做饭，坡上有的是木料，不像潼川，人口密得像韭菜，土地光麻麻的，连草都长不起来，再有就是那个地方文化缺得很，连个会计都不好找，只要你读过几句书，就肯定会受到重用，说不定还能招成国家干

部，脱掉农皮吃皇粮呢！

姜书记说，要是连那么好的地方都不想去，将来后悔就来不及了！

有人就当面顶撞姜书记，说，你把那地方吹得天花乱坠的，你为啥子不带头去？

姜书记就当场表态，哪个说我不去？我是共产党员，我不带头哪个带头？我早就报名了！

姜书记带上一家十口也迁到了川北县，具体迁到了哪个公社哪个大队，姜二哥却不晓得，只晓得姜书记一家比他们先走一个多月。后来他多次托人打听，也没有搞清楚姜书记到底落户在啥子地方。

姜二哥最后决定移民到椅子湾，并不是想找个铁饭碗脱掉农皮，他想他家的祖坟上还没长那棵草，他是想换一个有树子、有柴禾的生活环境。老家缺柴禾，把很多人都缺怕了，一天三顿饭，操心的不是米面油盐，操心的是柴禾，麦草、玉米秸秆、稻草，只要能烧的，都拿来喂了灶神爷，还是煮了上顿缺下顿。

二哥以为椅子湾也像老家那样是一马平川，哪晓得却是处在帽儿都要望落的大山包围当中。他是在平原大坝里头长大的，以前很少见过山，从潼川来的路上，就被翻越的那几座大山给吓住了，结果那些山和眼面前的相比，简直就是篾条串豆腐没法提。想起自己两口子从此以后就要在这个地方扎下根来，吃喝拉撒，生儿育女，二哥的心里就起了鸡皮疙瘩，就有一种被政府欺骗了的感觉。

最不习惯的还是椅子湾人的生活习惯。椅子湾的人一日三餐吃一种叫作酸菜的东西，他们将四季菜、家菜、包菜等青菜叶子煮得半生不熟，然后装在坛子里密封起来发酵，三、四天以后从坛子里捞出来的时候，漩水掉起一两尺长，吃起来酸得人牙疼，椅子湾的人用它来煮稀饭，下面条，用它的酸水来点豆腐。

椅子湾是一个人口比较集中的小村庄，背后是一座半圆形的小山包，再远一点就是尖尖的翠角山；前面是弯弯的西水河，西水河对面是一块面积不大的平坝子，平坝子的前面又是一座和翠角山差不多的高山。

远远看去，椅子湾的地形就像是放在那里的一把太师椅，一片民房正好坐落在太师椅上，据说这就是椅子湾得名的原因。

听前辈人讲，椅子湾古时候曾经是个出人才的地方，一湾的娃儿都读得书，清朝的时候，这里还出过一个文秀才和一个武秀才，《川北县志》也记载：“椅子湾因形同太师椅而名，湖广填四川时有赵姓、李姓、王姓、张姓等移民至此，

曾出文武秀才各一。”到民国时这里就逐渐衰退了，湾里再没出过读书人。土改的时候划成份，上面分配了一个地主的名额，居然把土改工作组的同志给难住了，找来找去，只好把家里一贫如洗，却读过高小的张大汉给划成了个地主。

西水河是椅子湾唯一的一条小河，河道弯弯，像一条顺湾而绕的飘带。河不宽，水也不深，鱼却不少。每年清明节前后，鱼儿产卵，当地人谓之“会臊”，所谓“臊”，可能是“骚”的谐音。鱼儿会臊的时候，一团一团地聚在一起，像喝醉了酒，软绵绵的，一动也不动。小娃娃们晚上打上火把，用烂了屁股的背篋作鱼罩，认准目标，猛地扣下去，只需往外捡鱼就是了，一个晚上往往要捡满满的好几背篋。娃娃们“捡”鱼纯粹是图好耍，并没人把“捡”回的鱼煮出来吃，有猫的人家拿来喂猫，没猫的人家，就倒到茅厕里。娃娃们当然只能偷偷地去，大人晓得了，不仅不准去，还要挨一顿臭骂。

椅子湾坐落在西水河边上，有的是水，用十几米长、猪大肠一样的木制人力灌车，一级一级地往上提，就可以解决蓄水的问题，那地方的冬水田就很多，冬水田多，鱼自然就多，多得一虾篋甩下去，随便都可以捞上十多二十斤来。

椅子湾的人不吃鱼。他们认为只有好吃懒做的人才吃鱼。好吃懒做，在椅子湾是最叫人瞧不起的事情，当然也就没有哪个想因为吃鱼留下这样的臭名声，没人吃鱼，自然就没人去打鱼捞虾。当地流传着“打鱼捞虾，饿死全家”的俗语，他们对祖辈传下来的俗语深信不疑。

姜二哥在老家的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鱼。可老家那地方的人都喜欢吃鱼，喜欢的人多了，鱼就少了，鱼价自然就贵了，有钱你还买不到。二哥没有多少钱，吃鱼就更不容易。好在他从小学会了一套捕鱼的绝技，哪个地方有鱼，有啥样的鱼，有多少鱼，凭眼力，就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因此就能经常吃不到出钱的鱼。

椅子湾有那么多的鱼，令姜二哥特别高兴。歇工的时候，他就扛上虾篋挎个鱼篓到田里捕鱼捞虾，每次总有一帮小孩子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看热闹，他也总是满载而归。

有一回，一条扁担长的大鲢鱼跑到西水河的浅滩上，再也跑不动了，两个年轻人用扁担把鱼抬回来，被队上的人狠狠地臭骂了一顿。谁也不愿意吃那条鱼。当人们把那条已经死去的大鱼抛到茅厕里的时候，姜二哥去捡了回来，没有油，放了点盐巴煮出来，一家人美美地吃了一个星期。

二哥吃不来椅子湾的酸菜，却喜欢吃鱼，椅子湾的人就得天底下再没有像姜二哥这样嘴馋的人了！二哥是潼川人，椅子湾的大人骂嘴馋的娃娃时，就说：“看你嘴馋得像个潼川客！”潼川客就成了嘴馋的代名词。

椅子湾人最瞧不起嘴馋的人，认为嘴馋的人就是好吃懒做的人，好吃懒做的人就最下贱，最没名堂。

姜二哥自然成了椅子湾人最瞧不起最没名堂的人了！

没名堂的姜二哥时时处处就矮人一等。

椅子湾人不仅瞧不起姜二哥，还对二哥很不服气，不是对二哥的其他啥子不服气，是对他娶了那样的老婆不服气。一个最没名堂的人，娶的老婆却年轻漂亮得赛过天仙女，这个世道真是让人搞不懂了！

二哥人长得像个碓窝，脸黑得像包公他爹，前额半截都不长头发，脸上的颧骨冒起老高。翠花身子苗条得像立在地头的高粱秆儿，脸蛋儿圆圆的，皮肤白得晃人眼睛，两口子站在一起，一高一矮，一白一黑，太不般配了！

椅子湾的男人看女人，只看两个地方，一个是脸蛋，一个是奶子，漂亮女人脸蛋儿要周正，皮肤要生得白，奶子要长得大，姜二哥的婆娘几个条件都占齐了。不仅男人不服气，连女人也不服气。他们推测，狗日的老家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女儿国，漂亮的女人遍地都是，要不然他哪有那么好的福气娶到田翠花作老婆？女儿国的婆娘据说很难找到男人，说不定龟儿子在老家还不止娶的一个老婆呢！

椅子湾的多数男人，先前在女人面前总是低三下四，说不起话，现在看到像姜二哥那样没名堂的男人，居然也可以娶到漂亮女人，就觉得不是自己没本事，是椅子湾的水土不养漂亮的女人，于是就有了自信心。路头路尾见到二哥的婆娘田翠花，就有男人试探性地开些荤玩笑，开始时，翠花一听荤玩笑就脸红，就把脑壳埋起，慢慢地，脸就不红了，头也抬起来了，再到后来，就大大方方地拿同样的荤话回敬那些男人了。男人们的玩笑就越开越放肆，只要有机会，年轻人就想在翠花身上讨点便宜，不是捏一把那婆娘圆滚滚的屁股，就是摸一把那婆娘胀鼓鼓的胸脯。有一回，几个年轻人居然拉住田翠花，把那婆娘的衣服揭起来，在青天白日之下，使劲地搓揉那一对雪白滚圆的奶子，还把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年男人按倒在地，然后使劲地挤那婆娘的奶，要往中年男人的嘴巴里喂，可惜翠花没有生过孩子，当然挤不出奶水来，就把一伙看热闹的男